

# 中华茶文化的源流、概念界定与主要特质\*

刘礼堂 宋时磊

**摘要:**根据二重证据法,中国人开发利用茶叶的信史,目前可追溯至西汉;茶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图景,出现于唐代;茶文化作为一种概念被广泛使用,则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与中华文化的复兴大潮一致。本文梳理了众说纷纭的茶文化概念,厘清其边界和内涵,重申了茶文化的人文科学属性,并界定了其涵盖包括思想哲理(茶道)、茶艺、茶文学、茶功用、茶俗、茶礼、茶馆、茶具等方面及其中所体现的发展史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华茶文化历史传承的悠久性、统一而多元的整体性、生产和消费的区域性、发展的时代性、传播的国际性等五个方面的主要特质。

**关键词:**茶文化;概念史;文化特质;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20)05-0007-07

## The Origin, Definitio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ea Culture

Liu Litang, Song Shile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ouble evidence method,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e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Tang Dynasty, tea drinking served as a mature cultural sce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vival of Chinese culture, tea culture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a concept since the 1980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ncept of tea culture with different opinions, clarifies its boundary and connotation, iterates its humanistic attributes, and defines its basic contents, including the philosophy (tea ceremony), tea art, tea literature, tea function, tea custom, tea ceremony, tea house, tea set and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Based on this concept, the paper analyzes fiv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ea culture, such as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inheritance,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integrity, the region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epochal natur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tea culture; concept history; cultural traits; the Chinese culture

茶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到华夏文明的血液之中,不断滋养中国人的体魄和精神。盛传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将茶叶列为继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sup>[1](P210)</sup>,这一暂无法查证到原出处的说法,在国内受到广泛认同,客观说明人们对中华茶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高度认可。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

茶文化,其源头最终都可追溯至中华茶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以来,茶文化复兴已呈现燎原之势,高校、政府、商业和社会团体,都在“茶文化热”的大潮中各有其话语指向。但何为茶文化,却众说纷纭,缺乏源流梳理、科学界定,大有无所不包之势,成为“无边之筐”<sup>①</sup>。因此,本文试图梳理茶文化的概念缘起与内涵,并分析中华

刘礼堂,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史;宋时磊,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副编审、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茶史和茶文化。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西南茶马古道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日应对西方茶叶贸易质量规制的路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6CSS012)。

茶文化的主要特质,以厘清其起源、廓清其边界、呈现其面貌。

### 一、概念源流与认同肇始

中国茶叶的起源,向来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之”<sup>[2]</sup>的说法。这一说法有不少的拥趸,一些产茶区把神农炎帝视为中国“茶祖”,陆羽在《茶经》中也说茶作为饮料,是从神农开始的。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杭州)也曾发布消息,认为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所发现的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古树根是茶树根,并宣布这是我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但对于这两种观点,学术界向来有很大争议,前者更多被视为美好的神话传说,后者则有太多疑点。中国茶叶的开发利用历史,目前可追溯至西汉,应是可信的。这既有陕西西安汉阳陵出土的2100年前、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遗址1800年前的茶叶为实物证据<sup>[3]</sup>(P1-8),也有西汉王褒《僮约》“烹茶尽具”“武都买茶”的文献印证,从二重证据法的角度解读,可信度相对较高一些。

尽管中国人开发利用茶叶的时间存在争议,但茶文化的确立时期则相对统一,一般都认为是在唐代<sup>[4]</sup>(P32-47)。但当今“茶文化”这一耳熟能详的名词和概念,出现和被广泛接受却是在当代,确切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茶文化概念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件。但该概念一经提出,便获得了各界的广泛认同,已融入我们日常语言之中。在此之前,人们用“茶礼”“茶风”“茶俗”等相关词汇来表达与茶文化相关的观念。按照索绪尔的结构语言理论观之,“茶文化”这一能指性语言符号的所指对象和意义是唐代以来便长期存在的,中华茶文化是源远流长的。

最早将“茶”与“文化”连在一起使用的应是日本学者,1937年诸冈存在东京大东出版社出版了《茶とその文化》(茶与文化)。20世纪40年代,中国也有类似表述。1941年《贸易月刊》发表《茶与文化》一文,扼要分析了茶树的起源地问题,认为茶叶经汉人几千年的栽培改良而发展成世界性的饮料。作者的潜台词是,茶之所以成为文化,

主要是因与人类社会的结合。1948年5月20日,《申报(上海版)》刊登《泡茶与文化》一文,篇首简要提到了不同时期茶文化的变迁。进入20世纪80年代,再次掀起了茶与文化的议题。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中心,日本成立“茶的文化”研究会,其活动成果之一是1981年日本学者守屋毅编的《茶之文化及其综合研究》(茶の文化とその総合的研究)。

中国茶文化的自觉始于台湾省,又迅速拓展到了大陆。1973年,刘汉介主编的科普性读物《中国茶艺》在台湾省晓群出版社出版。1977年,台北市仁爱路出现了第一家“茶艺馆”。“茶艺”一词,有建立与日本茶道范式相区别的茶文化的自觉意识。<sup>[5]</sup>1978年,台北、高雄等地成立了地方性的茶文化组织“茶艺协会”。1980年,台湾天仁集团成立陆羽茶艺中心,并出版《茶艺月刊》。1982年台湾全省性质的茶艺社团“中华茶艺协会”在台北成立,创办中华茶艺杂志社,举办中华茶艺选拔赛,推动茶文化交流。1982年,姜子匡教授在为许明华、许明显的《中国茶艺》作的序里,使用了“茶文化”一词<sup>②</sup>。之后,茶文化的概念逐渐普及开来,1987年张宏庸在《茶的历史》一书中,多次提到茶文化,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茶文化是世界茶文化的嚆矢”<sup>[6]</sup>(P41)。1988年范增平在台湾省发起成立了“中华茶文化学会”。与此同时,大陆茶文化研究也发展起来。1983年,杭州召开了“茶叶与健康、茶叶与文化研究讨论会”,开启了茶文化的全国性交流探讨的序幕。1984年5月,陈椽在其专著的《茶业通史》第10章中,论述了茶与文化的关系。同年7月,庄晚芳在《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一文中,首次提倡“中国茶文化”,并指出“茶的传播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sup>[7]</sup>(P61-65)。

“茶文化”概念的普遍接受和被使用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论文发表方面,1989年茶文化的论文已经比较集中出现,如吕维新的《继承和发扬我国茶叶文化——兼评〈大观茶论〉》,郭泮溪的《唐代饮茶习俗与中国茶文化之始》,邱永生、赖云川的《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丛中笑的《中国茶文化散论》等。论著出版方面,1991年,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茶文化

论》出版,书中的《中国茶文化论纲》一文系统探讨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体系,姚国坤等编著的《中国茶文化》;1992年陈宗懋等主编的《中国茶经》、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等带有索引和百科全书性质的茶文化著作出版,茶文化学者王玲出版了《中国茶文化》,在湖南常德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也由王家扬编选为《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出版。杂志编辑方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农业考古》期刊,1991年开始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成为中国茶文化研究的特色代表期刊。会议和学术组织方面,1989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1990年10月,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成立了“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常设委员会”,在此基础上,199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199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华茶人联谊会等15家单位举办“中华茶文化学术研讨会”;1994年,上海举办首届“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同年11月,在陕西法门寺召开“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化场馆建设方面,1990年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南面龙井路旁双峰村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建成开馆,这是茶文化专题博物馆。影视文学作品方面,1993年10月,中央电视台播出8集电视专题片《中华茶文化》;199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18集电视系列片《话说茶文化》;1995年,王旭烽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之一《南方有嘉木》出版,1998年“茶人三部曲”之二《不夜之侯》出版,1999年三部曲之三《筑草为城》出版。

至此,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茶文化作为一个概念,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陈宗懋教授(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编的《中国茶经》,受到各方面好评,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前两部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主流奖项的获得,既标志着茶文化的概念已被普遍接受,也标志着茶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

## 二、概念的界定与概说

如前文所述,我国种茶、饮茶的历史可追溯

至西汉。但种植和品饮不等于茶文化,只能说是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这些活动中必须有人的广泛参与,且要上升到精神层面,才能说已经形成了茶文化。茶与文化紧密相连,所呈现的茶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陆羽的《茶经》开篇即言:“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此语提纲挈领,道出了茶之物质与精神水乳交融的复合形态:茶者,生长于南部的嘉物,已经深深融入人类社会,具有君子般的风范。茶与文化结合,呈现出茶文化思想。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一般包括三种类型:器物性文化、制度性文化和精神性文化。狭义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性文化,正如费孝通所言:“包括着各种知识,包括着道德上、精神上及经济上的价值体系,包括着社会组织的方式,及最后,并非最次要的,包括着语言。”<sup>[8](P20)</sup>同样地,茶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具体分支,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较早尝试对茶文化概念做出界定的是王玲《中国茶文化》一书,书中说:“研究茶文化,不是研究茶的生长、培植、制作、化学成分、药学原理、卫生保健作用等自然现象,这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也不是简单把茶叶学加上考古和茶的发展史。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茶在被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现象。”<sup>[9](P12)</sup>其实,该定义略有同义重复,实际上没有正面界定。1999年,陈文华在《何为茶文化》一文中称,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专指其“精神财富”<sup>[10](P96-99)</sup>。这种分类方法,是文化分析常用的分析方法,即将文化分为技术和价值两个体系:技术是人类加工自然生成的技术的、器物的、非人格的、客观的东西;价值体系是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这两个体系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统一体,也就是广义的文化。在这个逻辑框架和体系之下,又将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四个方面。陈文华便是从这四个角度对茶文化的领域进行了分析,但这种常见的分类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学术内核,失之于笼统和泛化。

可见,下一个定义是困难的。阮浩耕便深知



此苦,他在下定义时显得颇为踌躇:“如果试着给茶文化下一定义,是否可以是以茶叶为载体,以茶的品饮活动为中心内容,展示民俗风情、审美情趣、道德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大众生活文化。”<sup>[11]</sup>

<sup>[12]</sup>丁以寿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他认为广义上的茶文化,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还有与茶学重复之嫌,内涵太宽泛;狭义的茶文化又显得内涵狭隘,两者都难圆满。为此,他提出了“中义”的茶文化概念,主要包括精神文化层、行为文化层的全部,以及物质文化层的部分,不包括制度文化层<sup>[12]</sup><sup>(2-3)</sup>。即茶文化是茶学的一部分,茶文化、茶经贸、茶科技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茶学。相对而言,这种界定方式比较清晰,给茶文化确立了边界,这一定义确定了茶文化的外延,说明了茶文化包括哪些领域,而没有对内涵做出说明。内涵是事物的特有属性的反映,从这一定义上,我们看不出茶文化的本质属性表现在什么方面。其实,这些定义本质上都可溯源到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出的“文化”的经典性定义:“文化或文明,从其宽泛的民族志意义上来理解,是指一个复合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个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sup>[13]</sup><sup>(P1)</sup>因此,借用泰勒的话语体系,似乎可以如此定义:茶文化是茶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茶叶有关的道德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制度规则、知识体系、风俗习惯等,是特定社会成员所承传的与茶有关的能力和素养。茶文化从内涵上包括思想哲理(茶道)、茶艺、茶文学、茶功用、茶俗、茶礼、茶馆、茶具等方面及其中所体现的发展史。从外延方面看,茶文化作为自然科学的茶学、作为商品经营管理的茶业相并立,以人文层面为核心,兼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茶文化的学术研究范围和理论观照视野,要始终坚持人文的学术品格和本质特征,要紧紧围绕这个核心,同时充分吸纳茶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成果。

本文使用了“中华茶文化”,而不是“中国茶文化”。之所以没有使用“中国”而使用“中华”作为茶文化的限定语,是因为在中国文明发源早

期,“中国”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青铜何尊铭文“兹宅中国”之语,表达是“天下之中”的意思。春秋战国的诸子著述中,中国的称呼已经比较常见,表达的是“中原”之意,主要包括今天的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中国”指涉的地域也相应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近代民族国家政权的建立,“中国”一词也有了主权国家的含义。与“中国”相比,“中华”一词出现时间要晚,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原文为“若使游步中华”<sup>[14]</sup><sup>(P842)</sup>。但“华”的概念出现很早,在《尚书·周书·武成》中,便将“华”作为族群之称,是圣王后代的意思。《尚书》中多次出现“华夏”,是文明礼仪的代称,与野蛮的外族对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族的不断融合,“华”被赋予的含义也被拓宽,代指所有中国人。因此,中华不仅指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在更广的范围内,还包括当今世界上的华人文化,即便不是生活在中国,只要是华人,喜欢饮茶品茗,那么,他们也归属于中华茶文化的范畴。

### 三、中华茶文化的特质

要对中华茶文化的特质进行分析,就要确定茶文化的维度。茶文化的维度分析包括两项基本的分析内容,即茶文化的主维度分析与茶文化的次维度分析。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三个维度,族群、时间和空间。族群是文化最核心和最基础的部分,没有族群则文化无法附着、依存,更无法发展演化。希腊半岛南端、爱琴海上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化曾经盛极一时,公元前1500年后被火山喷发所吞噬,该文化就此销声匿迹。族群繁衍生息,有了物质生产、制度设计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而这一过程就是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时间。在长期的实践中,族群不断发展和创造,文化才能不断继承和更新。但时间的延续并不是文化发展的唯一条件,文化还需要不断拓展空间。由于缺乏专利和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中国有很多家族代代传承制墨、锻造等技艺,只在家族内部或者区域内部传承,导致其所代表的文化样态最终在时间长河中消失。所以,文化要发展还需不断扩大空间,向更远更广大的区域传播。中国创造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技术之所以至今仍有

生命力,最主要的是其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当地落地生根,创造了新的文化,这也赋予了古老文化更高更强的生命力。

茶是中华文明的绿色徽标,是华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陈正祥所言:“饮茶是汉文化圈日常生活的一部分。”<sup>[15](P7)</sup>在茶香的氤氲之中,在茶礼的交往之中,在香茗的品啜之中,中国人达到心驰神醉、物我两忘的境界,体现出中华民族尤其是文人君子们独特的世界观、生命价值观、处世哲学以及由此形成的“冲淡”的审美情趣<sup>[16](P66-71)</sup>。概而言之,中华茶文化主要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历史传承的悠久性。唐陆羽的《茶经》中讲“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将茶的开发利用追溯到了神农时代。据此,有不少论者为了凸显中华茶文化的历史悠久,提出中华茶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同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是同步同轨展开的。陆羽所说饮茶发端于神农氏,从严谨的学术视角来看,应视为茶的传说故事。实际上,根据目前可靠的资料,中华饮茶史的展开是在汉代。即便如此,我们仍旧可以说中华茶文化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日本、韩国等较早饮茶的东亚国家,其饮茶史和成熟的茶文化史,比中国晚了将近一千年;而英国、俄罗斯等欧洲国家饮茶是近三百年的事情,更多国家饮茶是近一两百年的事情。

第二,统一而多元的整体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虽经历了多次长时间的分裂,但最终还能够实现统一;经历了数轮民族融合,最终汇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不同民族或族群的茶俗和茶文化都有一定的特色,如藏族的酥油茶、蒙古的奶茶、客家的擂茶、佤族的盐茶、苗族和侗族的油茶等,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但这些茶文化大多起源于中原,是中土茶文化在边疆族群中的遗存;这些族群所饮用或使用的茶叶,绝大多数来自内地茶叶主产区。在历史上,中原茶文化不断向新疆、西藏等边疆塞外传播,加速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认同与归流<sup>[17](P122-133)</sup>。不仅如此,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华人,不论国籍如何,只要

是认同中华茶文化的基本范式,按此从事茶事活动,都可算是中华茶文化圈中的一分子。可以说,茶叶是中华民族族群认同的重要“琼浆玉液”。茶文化的统一性还表现在,不同族群之间用茶交流,都表达了好客重礼的待人之道。茶是平等交往的途径,是无障碍沟通的共同的语言。王国维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sup>[18](P3)</sup>茶文化同样如此:唐之煎茶,宋之点茶,明清以来之泡茶,缤纷多彩,但在其背后共同彰显的是中华茶文化的精神和中国人的品格。

第三,生产和消费的区域性。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区茶文化。从其地域性来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由于地理环境、物质资源、气候条件、经济水平、生活层次、历史文化、社会风情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茶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的特点。如茶叶的生产带有浓厚的区域色彩:云南产普洱茶、滇红,福建产武夷岩茶、铁观音、白茶,浙江、安徽多绿茶。在每一个省份下面,不同的地区茶叶品类又有区别,如安徽有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祁门红茶、屯溪绿茶、霍山黄芽、岳西翠兰、泾县特尖、涌溪火青、桐城小花等名茶。人们对茶叶的需求也呈现很强的地域性,在一定区域内是相对一致的:福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与其临界的广东的潮汕一带,喜欢功夫茶,无论是政和功夫、坦洋功夫,还是潮汕功夫,都讲究小盅、浅斟、慢饮、细品,尚清饮,喝茶用功夫,喝茶也喝出了功夫;北方人崇尚花茶,明朝《茶谱》云“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菊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sup>[19](P180)</sup>,而今天的北方尤其崇尚茉莉花茶。茶事艺文亦呈现地域性:采茶戏起源于劳动妇女上山采茶,一边采茶,一边唱曲,被人称为“采茶歌”,又演化成“采茶戏”,流行于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但各地唱腔和表演形式不同。江西采茶戏的剧种有萍乡采茶戏、赣南采茶戏、抚州采茶戏、南昌采茶戏、吉安采茶戏等<sup>[20](P14-19)</sup>。这些都是茶文化区域性的表现。

第四,茶文化发展的时代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茶文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以我国茶叶的饮用方法为例,其在不同时期先后经历了煮茶法(粥饮法、庵茶法)、煎茶法、点茶法和泡茶法(瀹茶法)。这四种饮茶法是不同的茶文化发展阶段的产物,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分别对应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明清四个时期<sup>[21](P90-99)</sup>。从茶叶的制作方法来看,茶文化的时代性也十分明显,在唐代以前茶叶的加工制作十分原始,唐代开始出现蒸青团茶和蒸青散茶,此外还有粗茶、末茶等;宋代盛行团茶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小茶饼,茶饼上印有龙、凤花纹,福建北苑贡茶院生产的“龙凤团茶”名噪一时,其“龙团胜雪”更是身价不菲,体现了宋代奢华的茶文化风气。明代以来,废团茶,釜炒散茶盛行,茶人更加注重茶的自然清香、色泽和形状。日本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对中国茶文化的时代性有十分精准的解读:“关于茶的不同理想标志着东方文化各个时期独有的情调。煮的团茶、搅的抹茶、沏的叶茶表现了唐朝、宋朝和明朝各自的感情方式,借用最近被滥用的艺术分类,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们称作:茶的古典派、茶的浪漫派和茶的自然派。”<sup>[21](P15)</sup>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化,特别是时代的文化背景,对茶文化品格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

第五,茶文化传播的国际性。在全球消费领域中,有三大宗成瘾性消费品,分别是酒、烟草和咖啡因<sup>[23](P89-97)</sup>。酒中含有酒精,过度饮用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甚至会中毒;烟草中含有尼古丁,长时期吸食则会对人的呼吸系统造成重大威胁。尽管在日常生活中,烟酒十分受欢迎,但全球最受欢迎的瘾品是咖啡因。人类学家安德森(Eugene Anderson)指出,咖啡、茶、可可、可乐等四种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是世界上流行最广的名词<sup>[24](P14)</sup>。茶作为一种取自自然、健康安全的饮料,受到各个国家的欢迎。为了取得足够消费的茶叶,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人不惜冒着被判处绞刑的风险从事茶叶走私贸易。让他们甘愿冒如此巨大风险的茶叶,在一个世纪前还完全不为英国

人所知<sup>[25](P8-15)</sup>。由此可见茶叶这一消费饮品的巨大魅力。更重要的是,茶还与各国的文化特色相适应,融入到异国的文化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茶文化。这一方面扩大了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又丰富了茶文化的形式和样态,共同构成了世界茶文化的大观园。在唐代,日本就开始接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宋代的点茶法传入日本后,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在能阿弥、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等人的不懈传承和努力下,流派并作、摇曳多姿,融入了侘び(WABI)与寂び(SABI)“侘寂(Wabi-Sabi)”的精神内核,呈现出规则化、严肃化和艺术化的特征,最终形成了日本式的茶道。此外,英国的下午茶文化、俄罗斯的茶炊文化、美国的冰茶文化、泰国的庵茶文化等,都是与中国茶文化不同的新型茶文化。

#### 注释:

①茶文化概念等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研究,但彼此之间,有较大出入,可参见王金水、陶德臣:《茶文化发展现状及主要趋势分析》,《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余悦:《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姜天喜:《论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②据台湾中华民俗学会理事长姜子匡教授称,当时有一批茶叶爱好者提出弘扬茶文化的倡议,有人提出“茶道”一词。但有人认为“茶道”虽然建立于中国,但日本使用该词历史已久,如果此时提出“茶道”容易引起误会,以为是把日本茶道搬到中国来;另一个顾虑是,怕提出“茶道”过于严肃,怕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普遍接受,于是提出了“茶艺”一词。见范增平:《台湾茶艺发展史》,(中国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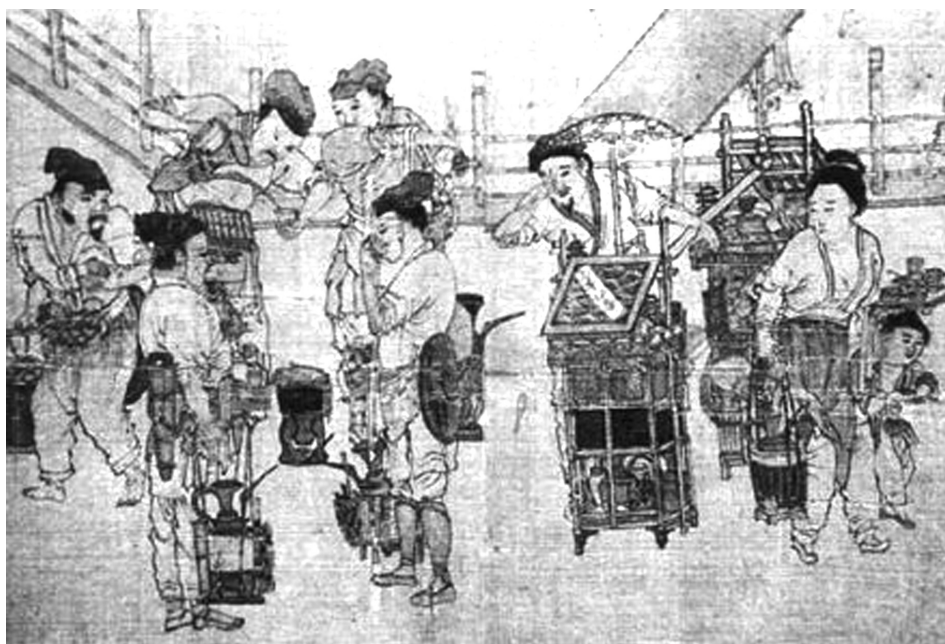
#### [参考文献]

- [1]冯骥才主编.符号中国(精编版)[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 [2]陈元龙.格致镜原(卷21)[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Lu H.Y. et al. Earliest tea as evidence for one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J].*Scientific Reports*, 2016-1-07, no. 18955.
- [4]宋时磊.唐代茶史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5] 姜子匡. 代序[A]. 许明华, 许明显. 中国茶艺[M]. 中国台北: 中国广播公司, 1983.
- [6] 张宏庸编纂. 茶的历史[M]. 桃园: 茶学文学出版社, 1987.
- [7] 庄晚芳. 中国茶文化的传播[J]. 中国农史, 1984, (2).
- [8] 费孝通. 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5.
- [9] 王玲. 中国茶文化[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2.
- [10] 陈文华编著. 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9.
- [11] 阮浩耕. 茶馆风景[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3.
- [12] 丁以寿主编. 中国茶文化概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 [13] Edward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 John Murray[M]. 1913, [1871], Vol.1, p.1.
- [14] 陈寿撰, 裴松之注. 三国志(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15] 陈正祥. 中国文化地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 [16] 丛中笑. 中国茶文化散论[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 (5).
- [17] 宋时磊. 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向边疆塞外的传播[J]. 人文论丛, 2016, (2).
- [18] 王国维. 宋元戏曲考·序[A].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 [19] (明) 顾元庆校, (明) 钱椿年辑. 茶谱[A]. 郑培凯, 朱自振主编. 中国历代茶书汇编[M]. 香港: 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7.
- [20] 冯新悦, 宋时磊. 中国茶歌国历史演变与传播特征探析[J].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版), 2020, (2).
- [21] 刘礼堂, 宋时磊. 基于需求视角的中华茶技艺保护传承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6, (2).
- [22] (日) 冈仓天心, (日) 九鬼周造. 茶之书·“粹”的构造[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23] 仲伟民. 全球化、成瘾性消费品与近代世界的形成[J]. 学术界, 2019, (3).
- [24] (美) 戴维·考特莱特. 上瘾五百年: 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25] (英) 罗伊·莫克塞姆. 茶: 嗜好、开拓与帝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责任编辑: 施由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刘松年《茗园赌市图》